



農曆馬年賞駿

及寶齋

與十二種動物搭配，由來已久，但究竟起於何時不詳。三千多年前的《詩經·小雅·吉日》有「吉日庚午，既差（選擇）我馬」，說庚午是個吉日，正好選擇「我」的駿馬準備出獵。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，第一鼓就是「吾車既工（堅不可摧），吾馬既同（步調一致）。吾車既好，吾馬既阜（吃飽喝足）。」古人認為，地支午馬基本上都預示着吉祥。例如先秦古籍《穆天子傳》還有「吉日戊午」，民諺有「羊、馬年，好種田」等。香港市民喜愛賽馬，對馬年感到格外親切。

姜舜源

▲明代製墨名家方于魯《八駿圖》墨。 故宮博物院

▲陝西乾縣唐代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馬。 陝西乾陵博物館

▶西漢陽信公主墓出土鎏金銅馬。 陝西歷史博物館



▲金代趙霖《昭陵六駿圖》之颯露紫。 故宮博物院

「鞍馬」繪畫 名家輩出

馬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命根子。西北突厥人死後都要與生前的愛馬同葬。唐太宗營建昭陵時，亦將生前為自己出生入死、與自己同生共死，立下汗馬功勞的六匹駿馬，由大畫家閻立德、閻立本繪畫，唐太宗自己作讚詞，再由刻工鑿成石雕，陳列於昭陵北闕。六駿基本上都是西域馬，其中至少有四駿屬於突厥馬優良品種。

故宮博物院藏金代趙霖《昭陵六駿圖》卷，依據唐太宗昭陵六駿石刻繪製，絹本設色。第一單元是颯露紫，是昭陵六駿唯一立馬造型，並有一人牽引。在征討王世充時，戰鬥中騎兵被敵軍衝散，只有丘行恭緊隨李世民保護，敵箭射中颯露紫，丘行恭下馬為其拔箭，將自己的戰馬讓給主公，保護李世民突出重圍。再向左依次是：拳毛騧，平劉黑闥作戰時所乘；白蹄烏，與薛仁果作戰時所乘；特勒驃，與宋金剛作戰時所乘；青驄，平竇建德時所乘；什伐赤，與王世充、竇建德作戰時所乘。

宋朝畫馬以李公麟最著名。北宋後期紹聖四年（一〇九七年），蘇軾為李公麟作《三馬圖贊》，批評當時國防鬆懈，馬放南山，縱然是汗血寶馬也無人重視：「兵革不用，海內小康，馬則不遇矣」；「朝廷方欲走馬以冀，正復「汗血」，亦何所用？」



▲元代任賢佐《人馬圖》卷。 故宮博物院

▶明代商喜《明宣宗行樂圖》軸局部。 故宮博物院



▶清代郎世寧《關虎驢圖》軸。 故宮博物院



明朝實行「天子守國門」基本國策，早期皇帝太祖朱元璋、永樂帝朱棣、宣宗朱瞻基都是一生戎馬倥傯。故宮博物院藏明商喜《明宣宗行樂圖》軸，描繪的是策馬戎行情形，無關行樂。

清代皇帝以「騎射」為「祖宗家法」之一。供奉清宮的意大利畫家郎世寧等都善長鞍馬畫。郎世寧《關虎驢圖》軸所繪之馬為乾隆初年蒙古喀爾喀郡王澄文札布所進，乾隆帝視其為「馬中仙」。宮廷畫家繪《乾隆帝盃甲乘馬圖》軸，表現乾隆二十三年（一七五八年）北京南苑大閱情景。這時期正是清政府相繼平定準噶爾、回部，統一西北邊疆地區的關鍵時期，大閱耀武揚威，鼓舞軍心士氣。

中國古代馬文化歷史悠久，一脈相承，漢唐宋元明清不斷引進、創新品種，顯示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、創新性、包容性，文中提到的不少戰馬，參與了不同時期的國家統一進程，保衛祖國統一和社會安寧，又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、和平性，彌足珍貴。

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北京博物館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

▶清宮廷畫家《乾隆帝盃甲乘馬圖》軸。 故宮博物院



▶西周「盪」青銅駒尊。 中國國家博物館

「國之大用，王者重之」

在古代冷兵器時代，人們認為馬是國防之基、戰略大事，最高統治者必須高度重視：「馬者，甲兵之本，國之大用，王者重之。」甚至在天文上安排了一顆「天駟星」代表馬。形成了悠久歷史的馬文化，包括相馬經等育馬科技、文學上關於馬的詩文、藝術上獨立一科的鞍馬畫等等。

「國之大事，在祀（祭祀）與戎（戎馬，戰爭）」，為此四季都要祭馬：春祭馬祖天駟星；夏祭牧馬創始人「先牧」；秋祭乘馬發明人和以草料養育馬的後土「馬社」。後世發展成馬神廟，城市、皇宮都有馬神廟，馬神四臂三目，諧語「馬王爺三隻眼」即出於此；冬祭護佑馬免受口蹄疫等病災侵害的「馬步」。（以上見漢毛亨等《毛詩正義》、晉郭璞等《爾雅注疏》及《左傳·成公十三年》）

《詩經》裏有大量關於馬的詩篇，例如《魯頌·駟》吟詠魯僖公時，魯國郊野國家牧場上，駿馬膘肥體壯，良種雲集：「駟駟牡（牧，放牧）馬，在坰（遠郊）之野」，「有驪（純黑）有黃（黃馬）」，「有駉（赤黃）有騏（青馬）」。

馬養得如此健壯，全賴養馬人品行端正，盡忠職守：「思無邪，思馬斯徂（此馬如此英駿）。」孔子用這首養馬詩的三個字，概括《詩經》的核心要義：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：『思無邪。』」

《周禮·夏官·校人》記載，小馬長到兩歲稱為「駒」，春祭馬祖儀式之後，進行馬駒成年禮「執駒」儀式，小馬駒從此離開媽媽，編入廄舍，配備馬具，開啟戎馬馳驅的「馬生」。中國國家博物館藏「盪」青銅駒尊，是周穆王在某地舉行「執駒」禮，一位叫作「盪」的周宗室公侯有幸參與其事，並受「錫駒兩」，即獲賜兩隻小馬駒的殊榮。盪獲得賞賜後，照例以當時最隆重的紀念方式，將兩隻馬駒的形象鑄造成兩件青銅器。國博的這件青銅酒器就是其中之一。小馬駒稚氣未脫，澄澈的雙眸好奇地觀察着世界，豎立的雙耳彷彿在諦聽周圍動靜。器胸處鑄銘文九十四字，記載此事並命「其萬年世，子子孫孫永寶之」。

穆王「八駿」訪問王母

「穆天子」就是歷史上的周穆王，是西周中期大有作為的一位王。按照堯舜禹以來天子每年都要巡守天下的傳統，他遍巡四方，因此也是一位「政（治）旅（行）融合」的帝王。

按漢朝司馬遷《史記·趙世家》所載，趙國的先祖造父善於養馬，獲得周穆王賞識。造父在陝西潼關一帶出產好馬的三百里桃林之間，挑選了八匹駿馬號稱「八駿」。當時以四馬並駕一輛車，稱為「乘」，兩馬稱為「匹」即一對，八馬可以駕兩乘。造父將這八馬調馴得力道相同，步調一致，相互配合默契，然後獻給周穆王。穆王得了八駿，命造父為御者，西巡路途遙遠而且道路艱難險阻的西域，「見西王母，樂之忘歸」，差一點誤了大事：回程忽聞遠在東南的「徐偃王反」。於是「日馳千里馬」，神兵天降至江蘇徐州平叛，「大破之」。事後論功行賞，「乃賜造父以趙城」，即今河北趙城縣。

開通西域 引進「天馬」

「盪」青銅駒尊原型是一隻西漢中葉之前我國自產的小馬駒，按現代分類，主要屬於「普氏野馬」品種，其體形特點是頭大體短，這是漢以前的中國古馬。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銅車馬，就是這種中國古馬，與後來的高頭大馬不太一樣。「普氏野馬」生活在我國西北，是世界上現存唯一野生馬種，堪比國寶大熊貓。

迫於北方邊疆馬背民族匈奴侵壓力，西漢中期以後中原王朝大力改良馬種。一面在內地尋找良馬，例如武帝時在南陽新野得野生的神馬於渥窪水中，其體質與汗血寶馬相近。武帝為此作《太一之歌》，亦從西域、北方引進新品種良馬。

《史記·大宛傳》、《漢書·張騫傳》說，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有兩件大事，一是結好烏孫，「斷匈奴右臂」，二是尋訪能提高國家戰鬥力的良馬。烏孫在今新疆伊犁一帶，烏孫馬為哈薩克馬的前身，與蒙古馬體形相似而略高。武帝引進烏孫的千里馬後，命名為「天馬」，並作《西極天馬歌》：「天馬來兮從西極，經萬里兮歸有德。」

接着大宛馬也被引入中原：「及得大宛汗血馬，益壯，更名烏孫馬曰『西極馬』，大宛馬曰『天馬』。」大宛馬的原產地在今土庫曼斯坦的阿哈爾蘇洲，今稱阿哈爾捷金馬，簡稱阿哈馬，體形修長，善於奔跑，當時是中國良馬之首。從此中國良馬體形與之前大有改觀。甘肅雷台西晉墓出土的足踏飛鳥的銅奔馬，就是這種「天馬」。在陝西西漢陽信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銅馬，為當時剛引入中原的大宛馬形象。陽信公主是漢武帝胞姐、大將軍衛青之妻，烜赫一世。衛青逝於公元前一〇六年，修墓期間，正逢大宛馬引入中原的公元前一〇四年，於是為這位抗擊匈奴的名將夫婦，趕製一件銅馬殉葬。

事見司馬遷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。說的是齊國將軍田忌與戰國軍事家孫臏相見後惺惺相惜，當時田忌幾次與齊國諸公子賽馬，下很大賭注。孫臏觀察發現，他們的馬奔跑能力其實不相上下，可以劃分為上、中、下三等。孫臏對田忌說：「您儘管下大注，臣有辦法讓您獲勝。」田忌深信不疑，遂與齊威王及諸公子博以千金。面臨決賽時刻，孫臏說：「今天以您的下驢對他們的上驢，以您的上驢對他們的中驢，以您的中驢對他們的下驢。」如此，三輪比賽完畢，田忌一敗兩勝，贏得齊王千金之賞。於是田忌把孫臏推薦給齊威王，威王向他請教兵法，獲得滿意答覆，便任孫臏為軍師。

「田忌賽馬」顯智慧

